



华夏全媒体
主管主办
华夏日报社出版
国际标准刊号
ISSN2521-0289

社委会
方智平 江 单 李 青

编委会
江 单 李 青 张邦毛
董 哲 梅任重

专家委员会
李增勇 张华勇 龚德贤
黄 浩 朱文强

顾问 | 方智平 邓 飞
名誉社长 | 李克炎
社长、总编辑 | 江 单
常务副总编辑 | 李 青
副社长 | 钱正云 张存猛
副总编辑 | 周应文 董哲

采访中心
主任 | 董 哲 (兼)
编辑中心
主任 | 罗 阳
评论新闻中心
主任 | 张 颖
经济新闻中心
主任 | 黄道华
区域新闻中心
主任 | 潘利求
文旅新闻中心
主任 | 许平安
群众工作中心 (内参部)
主任 | 张学江
国际新闻中心
主任 | 黄 浩 (兼)
融媒体中心
主任 | 金 松
新闻影像中心
主任 | 罗明荣
经营中心
副总监 | 严明川
品牌战略中心
主任 | 骆 闻
先锋文化出版中心
总编辑 | 唐吉民
营商环境研究中心
主任 | 黄开堂
副刊编辑中心 / 《思想者》
编辑部
主任 | 艾华林
思想者电台
主编 | 郭园

驻境外记者
驻澳门记者 | 王 强
驻台北记者 | 黄昭蓉
驻东京记者 | 向建国
驻新加坡记者 | 毛周
驻新德里记者 | 黄朝
驻阿拉木图记者 | 周璐
驻耶路撒冷记者 | 贺友
驻加州记者 | 黄 浩
驻开罗记者 | 吴志刚
驻莫斯科记者 | 朱可夫
驻奥斯陆记者 | 向建军
驻伦敦记者 | 邓联辉
驻巴黎记者 | 卢伟平
驻巴西利亚记者 | 尹志强
驻堪培拉记者 | 欧阳子

包厢无王法：特权圈层的恶，从来都是明目张胆

浙江省杭州市调查处置组 8 月 18 日发布了央企高管和公职人员涉“最脏酒局”案情通报，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、郁某栋依法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(2026 年 8 月 18 日政事儿)

看完杭州这起公职人员勾结企业高管作恶的通报，见惯不怪的同时，有点出离愤怒。说实话，它们真的不是酒后失德、一时冲动。在我看来，这是长期泡在特权圈层里，慢慢养出来的狂妄嚣张，是骨子里自带的傲慢贱胚子，彻底爆发了而已。

往日发生这样的事，很多人总习惯性把这类恶行，全都推给畸形的酒桌文化。好像只要把锅甩给醉酒，所有的底线崩塌、恶意施暴，都能被轻易原谅、轻轻揭过。可我始终觉得，这样的说法总是太敷衍，也太过宽容了。酒确实能让人失控，但酒根本造不出这种毫无底线的恶，更造不出这种仗着身份、仗着圈子、仗着权势的猖狂。

整件事的经过并不复杂。7 月 26 日晚，杭州滨江区副区长郁廷栋和招商蛇口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海峰，饭局结束后转入 KTV 消遣。就在这个完全密闭、缺少外人监管的包厢里，两

人联手，对一名建发公司女员工实施了强制猥亵。争执过程中，被害人被粗暴推倒，腰部受伤，后续经司法鉴定为轻伤二级。案发后，两名嫌疑人被警方刑事拘留，所在单位也第一时间将二人免职，纪检监察机关同步介入核查，整体处置动作十分迅速。

但处置再利落，也掩盖不了这件事最丑陋的内核，整件事的问题，远比表面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。

普通人喝酒，哪怕喝得酩酊大醉，大多数人也会守住做人的基本底线，不会随意伤害他人、践踏别人的尊严。偏偏是这些有职位、有资源、身处高端圈层的人，越是身处高位，反而越是无所顾忌。

说到底，就是他们心底的敬畏心早就彻底消失了。平日里享受惯了特权带来的各种便利，习惯了旁人的迁就和退让，心里那点规矩感，早就被一点点磨没了。所谓酒后或醉酒，不过是他们放纵私欲、肆意作恶的借口而已。

公职人员吃着公家饭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，本该心存谦卑、恪守规矩，敬畏法律、敬畏每一个普通人。企业高管身居行业高位，手握人脉与资源，更该严于律

己、做好表率。可现实真的很讽刺，不少人把岗位赋予的权力、圈层赋予的人脉，私自当成了享乐妄为的资本，肆意践踏他人。

在他们极其扭曲的认知里，世间的规则、律法的红线，都是专门用来约束普通老百姓的。对于他们这类圈内人，这些规矩形同虚设。出事有人兜底，闯祸有人摆平，久而久之，胆子越来越大，心态也越来越膨胀。普通人最珍贵的人格尊严、人身安全，在他们眼里廉价又渺小，是可以随意消遣、随意拿捏的东西，没有半点尊重可言。

这一点，才是最让人后怕、最让人寒心的地方。真的，细想之下格外吓人。他们之所以敢在饭店和 KTV 包厢顶风作案、肆无忌惮施暴，核心就是圈层的长期纵容。包厢大门一关，就彻底脱离了公众视野和外部监督，小小的密闭空间，就成了无人制衡的法外之地。圈内人彼此包庇、互相纵容，心照不宣地默许各类灰色行为、越界举动。时间久了，就形成了一种荒唐的共识：只要在圈子里，再出格的事，都能兜得住摆得平。

郁某栋和赵某峰们的堕落，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没有人会

突然变坏。八小时之外的监管空白，圈层无底线的包容，一次次不被约束的特权享受，慢慢吞噬了他所有的做人底线。常年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里，习惯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，最后便盲目地以为，自己可以凌驾于道德、常理，甚至法律之上。

很多人总爱刻意区分公职人员的工作与私人生活，觉得下班之后，纪律约束就可以全然作废。但权力滋生的傲慢，从来不分白昼黑夜，也不分上班下班。长期脱离约束、享受特权红利的人，心底的狂妄只会不断滋生、持续膨胀，从悄悄享受便利，到明目张胆越界，最终肆无忌惮触犯法律，这是几乎所有特权沦陷者的必然轨迹。

如今两人被查免职，舆论一片叫好，确实大快人心。我也认可这样的惩处，作恶者本就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但我始终觉得，只处理这两个人，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根本解决不了深层的圈层乱象问题。

我们更应该深挖追问，这场深夜的私密应酬，究竟因何而起？公职人员与企业高管频繁私下聚会、深度绑定，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利益勾兑、权力寻租？

长期松弛的监管环境，到底纵容了多少类似的灰色乱象？不彻底铲除滋生恶的圈层土壤，今天查处两个人，日后依旧会不断有人重蹈覆辙。

受害人身体上的伤痛，能够依靠治疗慢慢愈合。可她在密闭空间里遭受的屈辱、恐惧，那种尊严被肆意践踏的无助与绝望，是一辈子都无法抚平的心理创伤。

这起案件，狠狠撕开了部分领导干部和精英圈层最丑陋的底色：他们漠视普通人的苦难，无视普通人的尊严，沉溺于特权带来的优越感，肆意将个人私欲凌驾于法理人情之上。

从来没有突如其来的恶。所有明目张胆的嚣张跋扈，都是一次次被包容、被默许、被纵容的结果。包厢的门可以挡住外界的视线，却挡不住法理，遮不住公道。再光鲜的身份，再稳固的圈层，都护不住肆意妄为的恶人。终究，权力不能私用，特权不能纵欲，践踏他人尊严、触碰法律红线的人，早晚要为自己的狂妄买单。

■首席评论员 董哲

定制客运“翻红”，是市场在用脚投票

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截至 2025 年底，全国开通超 1.1 万条服务线路，同比增长约 25%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 36.9%。曾被高铁和私家车边缘化的汽车客运，以“定制”之名重回舞台。

这不仅是一场数字化转型，更折射出市场对“中间态”服务的真实渴求。

过去出行供给呈“哑铃型”：一端是标准化公交，一端是个性化私交，中间长期空白。定制客运恰好卡进缝隙，如河北燕郊到北京国贸，18 元、一小时直达，比公交舒适，比打车便宜，比地铁快

捷。它没有技术颠覆，只是踏实接住了“中间需求”。

为何以往无人做？传统客运僵化于“车进站、人归点”，线路、站点、票价皆受管制。定制客运的实质是经营权回归市场：站点由乘客决定，班次动态调整，车型灵活切换，场站从大楼缩为路边标识。甩掉的是行政冗余，释放的是服务弹性。

京津冀定制快巴最有说服力。乘客在小程序上买票，过检查站免检，还能走公交专用道。背后是交通、公安、城管多部门把壁垒垒拆了。一旦允许企业根据真实需求灵活配置资源，市场自然会把效率提上

来。

再看成渝便民快巴，走的几乎是五桂桥老车站的“复活”路线。二十年前被高铁干趴下的线路，今天靠定制模式重新跑起来。这不是荒唐，是错位竞争。

高铁更快，但大巴更便宜、上下客更灵活。传统客运输给高铁，输的不是速度，是拒绝差异化。跟高铁比快是自寻死路，但比灵活、比性价比、比毛细血管渗透力，就是另一片天地。

互联网平台的入场，也值得深思。滴滴们带着流量和数据进来，传统客运企业拿着车辆和资质出去，本质是把出行服务的定义权从供给方移到了需求方。

以前是“我有什么你坐什么”，现在是“你怎么走我怎么排”。定制客运超 7800 万人次的年客运量、近 28 亿元交易额，全是乘客一单一单投出来的。

往大里说，这件事折射出中国交通体系正在经历精细化分层。高铁覆盖大动脉，民航连接主干线，网约车解决零散需求，而定制客运填补的是“有规模但不成网、有需求但不标准”的碎片化场景。

通勤、就医、上学、旅游、夜班，每一个细分场景都撑起一条线路。这不是模式的胜利，而是对“人”的尊重终于落到了运营细节里。

当然也要波点冷

水。定制客运目前跑得快，很大程度上依赖政策红利和互联网平台补贴式扩张。停靠点设在路边，本质占用公共空间；免检通道和公交专用道，享受公共资源让渡。这些红利不可能无限放大。一旦补贴退坡、路权争议起来，真正的考验才开始。

但至少现在，定制客运用增长证明：出行不是只有“最快”和“最便宜”两个极端，“最合适”才是大多数人的真实需求。客运站不必怀旧，大巴也不必悲情，只要把选择权交还给乘客，市场永远会给出答案。

■王志高

